

漫步乾江古镇

▲ 湘 雯

当最后一抹阳光落到了乾江的尽头，古镇便蒙上了朦胧的面纱，依稀绰约。

乾江古镇（旧称勤礼）位于北海市城区东北方向，距北海市中心约 20 公里。

据《合浦县志》载：“乾体海口，是廉州门户，扼江海之交，秦汉至明朝，此港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要地。”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；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卢没国；又船行可二十余日，有湛离国；步行可十余日，有夫甘都卢国。自夫甘都卢国，船行可二月余，有黄支国，民俗略与珠崖相类——”这段话出自《汉书》卷二八《地理志》。是西汉关于中国南海丝绸之路最早最详细的文献记载。西汉书里所指的港口，就是现在的乾江港了。

乾江至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之一。秦汉至明朝，这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要地，自明清时期起的几百年间人才辈出。时至如今，乾江依然保留着较大规模的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青砖老屋，虽然有一部分老屋已残旧破损了，但人们仍然可以感觉出它们当年的辉煌与气派。尤其近几年考古专家在乾江考察，分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南方的始发港之一有可能就在这里，渐渐地吸引众多的文人墨客、旅游爱好者、摄影发烧友前来探古寻幽、观光考察、纪录民俗风情，打破了古镇以往的宁静。

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乾江曾一度设乡，之后又有过乾江人民公社之称，随着行政体制的变迁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，乾江就一直按村一级建制，更准确地说是居委会加村委会两个村级单位，人口合计也不过四五千人。

漫步古镇，那幽深的青石板蜿蜒着一种古朴，经意或不经意之中都可以随处看到汉代以来的历史纹理。纵横着三五条青砖石板铺建的街道，最长的一条不用一支烟工夫就能从头走到尾。最老的那条叫水星街，门牌号从 1 开始排不满 80。水星街由两排青砖瓦房蜿蜒夹成，街道宽不足三米，由三部分组成，中间是一块连一块纵向一米五的白石板，白石板两旁是横向的青砖竖着铺陈，展现出古镇曾经的繁华，现在的清静。岁月如风，两旁的门有的敞开，有的关闭，小巷很窄，两边是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的楼房和平房，跃入眼帘的，是坐着躺着的悠闲中享受秋色凉爽的人。

小心地走在这久远与古朴的青石板路上，脚步和心灵敲击着的地面，轻重不同。因为青石板路是从遥远的古代走来，走到现在，走向将来，石板上覆盖着沉甸甸的历史。有人说，在乾江古镇，你随便拿一块砖或瓦都有可能是汉代的古物。

古镇自然淳朴，居民热情好客，遇人即亲切地问候，发自内心，情真意切，没有功利，常常令人感动。这是一种来自古镇的温暖、单纯、善良、安逸，这是古镇的本质，许多来自大城市的人到古镇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，走在古镇的小巷，人们在这里生活得平和、恬淡，少了时下过多的浮躁、喧嚣。确实如此，古朴的民风早已铸就了古镇人的性格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水星街 24 号是好友阿华的家，也是他祖父留下的古镇最高的代表性建筑。驻足仰望这幢二层的楼房，老屋坐北向南，墙上的窗户是古色古香的雕花花窗，透过这窗户可以看到在小巷中穿梭往来的乡亲，也可以看到整个古镇的风貌。站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想象历史的深远，以及时常萦绕阿华心头，装满他童年和少年的故事。

老屋门前的青石板路，凹进的小槽是以前专门为了运送货物的通道，由此能看到当时的繁华。繁华大概都有冷落的时候，从繁华到冷落的过程中，有一些留下痕迹，有一些留不下痕迹，或者说留下的痕迹不明显。“唉——”我们的感叹穿透了这并不厚实的墙壁。这叹息包含着让人琢磨不透并且永远无法彻底洞悉的情感。

站在老屋与老屋之间，站在想象与想象之间，保持清醒的姿态，尽管往事如风，乾江古镇亮丽了许多，大片的红砖蓝瓦突破了记忆的单调，但古镇仍然是古镇，石板路依然无言地延伸着古镇逝去的庄严，古镇的炊烟依然弥漫在蔚蓝的天空，古镇里的生活依然是一种从容与沉稳的意义和价值，人依然在走着，而老屋依然萦绕在他心中。

古老的集镇，街市繁华不用说巷子也特别多，水星街，小星街等等，单是猜想这些巷名就是一段情节一个故事，就像藏在地窖的一坛陈酿，在没有打开泥封的盖子之前，让人有多少悬念与联想，尽管搞不清这些巷名的来历和渊源。

徜徉在古镇的小巷，寻访着，梦想会找到一个符号，编织一段年代斑驳的苍凉遗事，我们找寻更多的是一种感觉。

走进古镇，同时也走进了它的记忆。思绪在时光中流淌，无声无息，绵绵无绝。记得有人说过，回忆点燃什么，什么就是深情。每一条小街，每一条小巷，每一块石头，都如昨日般熟悉。我不知在日益城市化，高楼林立的今天，这古镇还保存得这样的完好，是不是一种不进步？算不算得上是一种落后？但是，我宁愿它永远如这般保持自己的原貌下去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城市为了追逐发展，失去了自己原本的特色，多少的城市原本也是如此宁静，多少的城市最初也是如此的清远。这古镇因为拥有自己的质地、色彩和语言，多年来，锁住自己的岁月，以平静的面孔独对飞逝的季节，没有在迷雾中走失，鲜亮如北部湾的一颗珍珠。你让我们的情感在这样的夜晚也穿透岁月的风雨，涌现前所未有的鲜活。

转出水星街，走三五十米就会来到江边。此时的江准确地说就是一个长长的鱼塘。老人说，30年前这里的水一头连接南流江，一头通向北部湾，那个时候，帆影穿梭，好不繁忙！

仿佛看到“秦征西瓯，必由合浦”、“以卒凿渠（灵渠）而运粮道、而与越人战”。前223年，秦灭楚后，为统一中国，挥戈南越，秦始皇为了运输军粮，命监禄开凿灵渠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，后又凿桂门关分水坳，沟通了北流江和南流江，从此沟通了中原和合浦的水道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云：“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，是以商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，莫不通、得其所欲。”由于合浦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优越，汉初便选择合浦郡治附近的乾体港，作为通往东南亚等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。合浦乾体港之所以优越，是因为乾体港有纵深腹地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；并有内河作为依托。中原航船可经湘江、漓江、桂江、北流江和南流江直抵合浦乾体港出海。外国商船和贡舟，进乾体港后，可溯江而上到达中原和汉都长安。中原船经这儿入海，满载着丝绸、陶瓷、珍珠、茶叶和古老的中国文化驶向异域，外国的商船从这儿入中原，带来了玛瑙、琉璃等各种奇珍异物和异域文化，试想这一带咽喉般的水路是何等的繁忙景象？大可用“日映千桅鸥鸟翔，夜阑星沉船火明”来形容。现在江边至今还残留有太多码头台阶。

乾江亘古及今，一向以崇尚文化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而名闻遐迩。近代在合浦成立学校以乾江为最早。在20世纪之初，乾江这块方圆不过一华里左右的地方，却有学校四所，再加上私塾，

还有基督教办的女子小学，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在当时来说，确实是称得上发达。这里不仅读书人多，而且家长尊师重教，学子刻苦钻研，可谓民风纯朴，学风浓郁。明清以来的几百年间，这里所出的举人、进士就有好几百个，仅仅清末有碑可考的就有 50 多人。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，遍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，竟有数百人之多，仅按获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者计，就有 200 多人，其中正教授 60 多人。他们之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：清华大学教授冯乃谦、中山大学教授李瑞声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家燊，还有医学界颇有名望的妇产科专家潘启源、外科专家苏景道等。

合浦第五中学，这所学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从这里走出的名人走向世界各地，正所谓的“桃李满天下”。如果是深秋的季节，在这样的夜晚，在这里最适合深吸一口清新的书香气。

怀着敬仰的心情轻轻地走进去，不要打扰那些正在认真学习的学子们。再经过一个足球场，旁边是一棵蓊郁的古榕树，要三人以上才能合抱。

你看，在秋风中那古榕树依然树冠如盖格外醒目。古榕树下，最适合静坐静想。在这样宁静的时候，会想起一些事情来，把这一段空旷而沉静的时光填充着，对一些事物产生感叹，对一些人以及他们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记忆犹新。

我们可以幻想着去探寻年代久远沉淀在岁月深处的故事，那棵古榕树，它是何年何时由何人栽种的呢？也许无从考证了，只见那苍老的树根盘缠交错，紧紧地抓牢大地，根深深地扎向大地，经年累月，见证了身边多少难以割舍的人间真情。是否这棵古榕树也会发生一些变化，就像人，多少年后，会一个个老去，虽然树是最不服老的，哪怕树干全部空掉，哪怕颓毁横卧于地上，哪怕残枝仅剩下一片叶子，不是所有的树都要成材，它们更多的是为了生长，长成什么样子是人的评价，树不会去管这些，就是这棵树，会挡住一些寒风，会遮住一些风雨，会荫庇一片不大的空间。就像有些爱，无法解释，只有默默感动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人的故事，如这棵古榕树一样。

听镇上的老人们说过，这古榕树很古老了，用榕树的须打个结许下心愿，你的愿望就会实现。古榕的根须上已有许许多多的结，这些都是那些有着美好心愿的人结上去的。有人这样说过，幻想支撑着人的精神世界，没有幻想，人类不堪重负的心灵将会走向枯竭和最后的沉落，正因为人们的偏爱，使它们越来越神奇，越来越玄乎，最后，成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东西，人类精神世界里永恒的东西。

喜欢古榕树那说不清的韵味与神秘感，不妨伸手也在根须上打一个结，虔诚地许下内心里最真的一个愿望，无论实现与否，都见证你曾在美丽的古榕树下许下愿望，这一幕已成为生命中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乾江的温馨感染着人们，它的动人之处却无法一一破译。想起一位青年诗人说过：“找一个小镇度日，了却此生。”这样的句子曾经风靡一时。我想，一定会有人真的打点行装，成了古镇的居民，成为一句美丽诗句的实践者。